

禮記要義

予讀儀禮燕禮記聘禮記兩賓賓為荀蒧記
特牲注荀氏云知飲奉之誤山井鼎據是利奉亦
作為字然兩存之無妨取舍未決據儀禮以也
已秋以宗廟奉神記男我郭特牲注與利奉
同凡七年之與飲奉異者必為之利同矣且讀儀禮有
於我於旁通博引折衷至玉當從之若飲何而
然屏位轉刻似誤蓋乃嘆此等書固天壤
間之鴻寶不僅以宋占然而珍重者也書共三十
五卷失去一之二所餘無餘憾云拜五德齋主人韓升識

禮記要義卷第三

檀弓上

檀弓六國時人

案鄭目錄云名曰檀弓者以其記人善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姓檀名弓今山陽有檀氏此於別錄屬通論此檀弓在六國之時知者以仲梁子是六國時人此篇載仲梁子故知也

檀弓舍適孫立庶子乃殷禮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

子於門左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
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
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臚而立衍也夫仲子亦
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注云故爲非禮以非仲子也禮朋友皆在他邦
乃祖免此其所立非也公儀蓋魯同姓周禮適
子死立適孫爲後居讀爲姬姓之姬齊魯之間
語助也前猶故也去賓位就主人兄弟之賢者
而問之子服伯子蓋仲孫蔑之玄孫子服景伯

魯大夫伯子爲魯卿也耳立子非也文王之
立武王權也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葬禮也立
孫據周禮正葬曰葬禮若適子死得立弟也今
伯邑考見在而立武王故云權也

曰孔子非全不知墓

不知其墓者謂不委曲適知柩之所不在是全
不知墓之去處其或出辭入告懇望本處而拜
今將欲合葬須正知處所故云不知其墓今古不
同義與於事大有而議者諱諱競爲異說恐非

經紀之言

曰大過以二木夾君父爲棺槨之象

正義曰案易下繫辭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
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
以棺槨蓋取諸大過大過者巽下兌上之卦初
六在巽體巽爲木上六位在巳巳當巽位巽又
爲木二木在外以夾四陽四陽互體爲一乾乾
爲君父二木夾君父是棺槨之象今虞氏既造
瓦棺故云始不用薪然虞氏瓦棺則未有槨也

繫辭何以去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連言槨者
以後世聖人其文既廣遠探殷周而言喪期有
虞氏則然故尚書云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五自夏以上正朔皆三而改

樂緯稽耀嘉云夏以十二月爲正息卦受泰注
云物之始其色尚黑以寅爲朔殷以十二月爲
正息卦受臨注云物之牙其色尚白以雞鳴爲
朔周以十一月爲正息卦受復其色尚赤以夜半
爲朔又三正記云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以

此推之自夏以上皆正朔三而改也

申 申生雉經雉牛鼻繩或云雉性介

注既告狐突乃雉經正義曰雉牛鼻繩也申生以牛繩自縊而死也故鄭注封人云緣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也今時人謂之雉或謂雉性耿介被人所獲必自屈折其頭而死漢書載趙人貫高自絕亢而死申生當亦然也傳云申生縊死晉語申生使猛足辭於狐突乃雉於新成廟

朝祥暮歌不譏琴琴以手

魯人有朝祥暮歌者魯人不辨其姓名祥謂二十五月大祥歌哭不同日故仲由笑之也故鄭注笑其爲樂速然祥日得鼓素琴案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不譏彈琴而譏歌者下注云琴以手笙歌以氣手在外而遠氣在內而近也

周士無謚殷大夫以上乃爲爵

士之有諱自此始也注云記禮失所由來也周雖以士爲爵猶無謚也殷大夫以上爲爵

九祥禫之月王鄭不同

祥禫之月先儒不同王肅以二十五月大祥其
月爲禫二十六月作樂所以然者以下云祥而
縞是月禫徙月樂又與上文魯人朝祥而莫歌
孔子云踰月則其善是皆祥之後月作樂也又
閒傳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士虞禮中
月而禫是祥月之中也與尚書文王中身享國
謂身之中閒同又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
幣是僖公之喪至此二十六月左氏云納幣禮
也故王肅以二十五月禫除喪畢而鄭康成

二十七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八月而作
樂復平常鄭必以爲二十七月禫者以雜記云
父在爲母爲妻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爲母爲
妻尚祥禫異月豈容三年之喪乃祥禫同月若
以父在爲母屈而不伸故延禫月其爲妻當亦
不申祥禫異月乎若以中月而禫爲月之中間
應云月中而禫何以言中月乎案喪服小記云
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又學記云
中年考校皆以中爲間謂間隔一年故以中月

爲間隔一月也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是也謂大祥者縞冠是月禫謂是此禫月而禫二者各自爲義事不相干故論語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文無所繼亦云是日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者鄭箴膏肓僖公母成風主婚得權時之禮若公羊猶譏其喪娶其魯人朝祥而莫歌及喪服四制云祥之日鼓素琴及夫子五日彈琴不成聲十日成笙歌并此獻子禫縣之屬皆據省樂志哀非正樂也其八音之樂工人所

妻必待二十八月也即此文是月禫徒是樂是也其朝祥莫歌非正樂歌是樂之細別亦得稱樂故鄭云笑其爲樂速也其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據喪事終除喪去杖其餘哀未盡故更延兩月非喪之正也王肅難鄭云若以二十七月禫其歲末遭喪則出入四年喪服小記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年如王肅此難則爲母十五月而禫出入三年小記何以云期之喪二年明小記所云據喪之大斷也又肅以月

中而禫案曲禮喪事先遠日則大祥當在下旬
禫祭又在祥後何得云中月而禫又禫後何以
啖吉祭故鄭云二十七月也戴德喪服變除禮
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故鄭依而用焉
鄭以二十八月樂作喪大記何以云禫而內無
哭者樂作矣似禫後許作樂者大記所謂禫後
方將作樂釋其內無哭者之意非謂即作樂大
記又云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間傳何以云大
祥居復寢間傳所云者去墜室復殯宮之寢大

說本禪而從御謂禪後得御婦人必待吉祭然後復寢其吉祭者是禪月值四時而吉祭外而爲之其祝辭猶不稱以某妃配故士虞禮去吉祭猶未配

■祥除猶外故先琴後笙歌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注去哀未忘踰月且異旬也祥亦凶事用遠日五日彈琴十日笙歌除由外也琴以手笙歌以氣

一死不得禮者亦不弔

死不得禮亦不弔故昭二十年衛齊豹欲攻孟
縶宗魯事孟縶是時齊豹欲攻孟縶宗魯許齊
豹攻之不告孟縶及孟縶被殺而死宗魯亦死
之孔子弟子琴張欲往弔之孔子止之曰齊豹
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杜預云言齊豹所
以爲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是失禮者亦
不弔也

胡氏曰豹所畜養之
縶索所見殺之賊

周公二孫不反葬于周

■ 族葬之制

周公封魯其子孫不反葬於周者以其有次子在周世守其采地則春秋周公是也故鄭康成作詩譜云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下云延陵季子葬于廐博之間者古禮也故葬葬蒼梧周則族葬故冢人云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是也

■ 伯魚期而哭出母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
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
之注云伯魚孔子子也名鯉猶尚也嘻悲恨之
聲正義曰此一節論過哀之事注嘻悲恨之聲
者謂非責伯魚悲恨之聲也時伯魚母出父在
爲出母亦應十三月祥十五月禫言期而猶哭
則是祥後禫前祥外無哭于時伯魚在外哭故
夫子怪之恨其甚也或曰爲出母無禫期後全
不合哭

鄭謂帝往苗而死

三妃即三夫人

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注云舜征
有苗而死因留葬焉書說舜曰陟方乃死蒼梧
於周南越之地今爲郡古者不合葬帝嚳而立
四妃矣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
者爲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取不立正妃
但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離騷所歌湘夫人舜
妃也正義曰鄭案淮南子云舜征三苗而遂死

蒼梧史記云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守崩于
蒼梧之野葬於九疑山是爲零陵案尚書竄三
苗于三危在西裔今舜征有苗乃死於蒼梧者
張逸荅焦氏問云初竄西裔後分之在南野漢
書地理志有蒼梧郡是今爲郡名也云但三妃
而已者案帝王世紀云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
英生商均次妃次比生二女霄明燭光是也云
離騷所歌湘夫人者案楚辭九歌第三曰湘夫
人云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是也王逸

注離騷云娥皇女英墜湘水溺焉又秦紀云死而葬焉非溺也山海經以爲二女此云二者當以記爲正山海經不可用

廿 曾子矯以謙儉浴於曩室

曾子之喪浴於曩室注云見曾元之辭易簣矯之以謙儉也禮死浴於適室

廿一 記禮多有不定之辭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注云許其口習故也正義曰錄記之人必當明禮應事無疑使後

世作法今檢禮記多有不定之辭仲尼門徒親承聖旨子游裼裘而弔曾子襲裘而弔又小斂之奠或云東方或云西方同母異父昆弟曾人或云爲之齊衰或云大功其作記之人多云蓋多云或曰皆無指的並設疑辭者以周公制禮永世作法時經幽厲之亂又遇齊晉之強國異家殊樂崩禮壞諸侯奢僭典法訛舛是以普天率土不閑禮教故子思聖人之後不喪出母隨武子晉之賢相不識殽烝作記之人隨後撰錄

善惡兼載得失備書

子思哭嫂或云原憲

子思之哭嫂也爲位正義曰此子思哭嫂是孔子之孫以兄先死故有嫂也皇氏以爲原憲字子思若然鄭無容不注鄭既不注皇氏非也孔氏連叢云一子相承以至九世及史記所說亦同者不妨雖有二子相承者唯存一人或其兄早死故得有嫂且雜說不與經合非一也

子思小功不稅王鄭義異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
乎注云據禮而言也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
稅大功以上然小功輕不服言相離遠者聞之
恒晚以已恩怪之正義曰曾子仁厚禮雖如此
猶以爲薄故怪之此據正服小功也故喪服小
記云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其餘則否鄭康
成義若限內聞喪則追全服若王肅義限內聞
喪但服殘日若限滿即止假令如王肅之義限
內祇少一日乃始聞喪若其成服服未得成卿

除也若其不服又何名追服進退無理王義恭
也

一 師友喪服

二 王及卿大夫士吊服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
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
喪父而無服注云無喪師之禮無服不爲衰弔
服而加麻心喪三年正義曰知爲師弔服加麻
者案喪服朋友麻其師與朋友同故知亦加麻

也必知喪師與朋友同者案下云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群居則經出則否是弟子相爲與爲夫子同但經出與不出有異明其服同云云弔服而加麻麻謂經與帶也皆以麻爲之故云加麻也又喪服總麻章云朋友麻鄭云朋友雖無親而有同道之恩相爲服總之經帶是也鄭知服總之經帶者總爲五服之輕又與錫衰等同爲弔服之限故知總之經帶也論云爲師及朋友皆旣葬除之案司服云王爲三公六

錫衰爲諸侯總喪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并
經鄭司農云疑衰十四升康成云疑之言擬也
擬於吉服謂比擬吉服十五升也鄭注文王世
子云同姓之士則總麻異姓之士則疑衰卿大
夫亦以錫衰爲弔服當事亦并經故鄭注喪服
云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當事乃并
經否則皮弁辟天子也其士之弔服則疑衰故
鄭注喪服云士以總衰爲喪服其弔服則疑衰
也舊說以爲士弔服布上素下鄭注云此實疑

喪也改其裳以素辟諸侯也當事亦弁經故鄭
注喪服云士弁經皮弁之時如卿大夫凡弔服
唯有弁經皆無帶也知無帶者周禮司服及服
問但云弁經不云帶故知然也其朋友之服諸
侯及大夫等則皆疑衰故鄭注喪服云朋友之
相爲服則士弔服也既特云士弔服明諸侯大
夫等皆用士之弔服唯加緦之經帶爲異耳是
以喪服朋友麻鄭注去服緦之經帶又下文云
子游襲裘帶經而入鄭注云所弔者朋友是朋

友相爲加帶也。朋友相爲者雖不當事亦并經。故下文云群居則經是也。其庶人鄭注喪服云庶人不爵弁則其弔服素冠委貌。鄭注不顯所著之服文承疑衰素裳之下則庶人亦用疑衰。或者庶人布深衣當服布深衣冠素委貌也。

註有公事之處皆謂之朝

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闕注云言雖適市朝不釋兵正義曰朝在公門之內兵器不入公門身得持兵入朝者案閭人掌中門之禁但兵器不得入

中門耳其大詢衆庶在臯門之內則得入也且
朝文既廣設朝或在野外或在縣鄙鄉遂但有
公事之趣皆謂之朝兵者亦謂佩刀已上不必
要是矛戟皇氏以爲市朝正謂市也市有行肆
似朝故云市朝此辭非也

一四曾子以主人榮已爲之隱諱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旣袒填池推柩而反之降
婦人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
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

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
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
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租者
注云負夏衛地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爲行始也
填池當爲莫徹聲之誤也莫徹謂徹遣奠設祖
奠反於載處柴曾子弔欲更始禮旣祖而婦人
降今反柩婦人辟之復升堂矣柩無反而反之
而又降婦人蓋欲矜賓於此婦人皆非怪之且
未定之辭有進無退明反柩非多矣乎者善子

游言且服正義曰此是啓殯之後至柩車出之
節也曾子弔於負夏氏正當主人祖祭之明日
既徹祖奠之後設遣奠之時而來弔主人榮曾
子之來乃徹去遣奠更設祖奠又推柩少退而
返之嚮北又遣婦人升堂至明日婦人從堂更
降而後乃行遣車禮從曾子者意以爲疑問曾
子云此是禮與曾子既見主人榮已不欲指其
錯失爲之隱諱云夫祖者且也且是未定之辭
祖是行始未是實行且去住二者皆得既得且

住何爲不可以反宿明日乃去

同母異父之昆弟喪服王鄭異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注云木當爲朱春秋作戍衛公叔文子之子定公十四年奔魯疑所服也親者屬大功是正義曰爲同母異父昆弟之服喪服無文故子游疑之其大功

乎平是疑辭也云親者屬大功是者鄭意以爲
同母兄弟母之親屬服大功是也所以是者以
同父同母則服期今但同母而以母是我親生
其兄弟是親者血屬故降一等而服大功案聖
證論王肅難鄭禮稱親者血屬謂出母之身不
謂出母之子服也若出母之子服大功則出母
之父母服應更重何以爲出母之父母無服王
肅云同母異父兄弟服大功者謂繼父服齊衰
其子降一等故服大功馬昭難王肅云異父昆

弟思繼於母不繼於父肅以爲從繼父而服也張融以爲繼父同居有子正服齊衰三月乃爲其子大功非服之差玄說是也

子思爲嫁母服嫁母有繼有親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注云子思孔子孫伯魚之子伯魚卒其妻嫁衛柳若衛

人也見子思欲爲嫁母服恐其失禮戒之嫁母
齊衰期謂時可行而財不足以備禮謂財足以
備禮而時不得行者時所止則止時所行則行
無所疑也喪之禮如子贈襚之屬不踰主人正
義曰云嫁母齊衰期者嫁母之服喪服無文案
喪服杖期章云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則親
母可知故鄭約云齊衰期也又鄭止言齊衰期
不言嫡庶故賈周衰準並云父卒母嫁非父所
絕嫡子雖主祭猶宜服期而喪服爲出母期嫁

母與出母俱是絕族故知與出母同也張適
舊儒世本皆以孔子後數世皆一子禮適子爲
父後爲嫁母無服檀弓說子思從於嫁母服何
鄭荅云子思哭嫂爲位必非適子或者兄若早
死無繼故云數世皆一子

縣棺而封不待碑綽

縣棺而封封即窆窆下棺內壙中也貴者則用
碑綽若貧而即葬者但手縣棺而下之同於庶
人不待碑綽不設碑綽不備禮

三斬板謂斷其縮

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注云板蓋廣二尺長六尺斬板謂斷其縮也三斷止之旁殺蓋高四尺其廣袤未聞也詩云縮板以載一本東板

夫子言四墳之異子夏以馬鬣釋芥

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屋者矣既已語燕人無觀又此歷述孔子之言者欲以此語與燕人爲法封謂墳之也若如堂基四方而高見墳坊者矣坊堤也堤坊水上平而兩旁殺其兩

此長也言又見有築墳形如坊者也見若覆
屋者矣殺父以來始屋四阿夏家之屋唯兩下
而已無四阿如漢之門廡又言見其封墳如覆
夏屋唯兩下而殺卑而寬廣又見封如斧之形
其刃嚮上長而高也旣言四墳之異夫子之意
從若斧者焉以爲刃上難登狹又易爲功力子
夏旣道從若斧形恐燕人不識故舉俗稱馬鬣
封之謂也以語燕人馬鬣鬣之上其肉薄封形
似之

夫子墓無馬鬣封不止三板

知蓋高四尺者以上合葬於防崇四尺今葬夫子不可過之又板廣二尺三板斜殺唯高四尺耳其東西之廣南北之袤則未聞也孫毓難云孔子墓魯城北門外西墳四方前高後下形似卧斧高八九尺今無馬鬣封之形不止于三板記似誤者孫毓云據當時所見其墳或後人增益不與元葬墳同

薦新如制莫又大夫以上朔望士朔

有薦新如朔奠注云重新物爲之殷奠正義曰
薦新謂未葬中間得新味而薦亡者如朔奠者
謂未葬前月朔大奠於殯宮者太奠則牲饌豐
也朔禮視大歛士則特豚三鼎今若有新物及
五穀始熟薦於亡者則其禮牲物如朔之奠也
大夫以上則朔望大奠若士但朔而不望

棺四重三重之制

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也棺
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棺束縮二衡三柱每束一

柏槨以端長六尺注云尚深邃也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以水牛兕牛之革以爲棺被葦各厚三寸合六寸也此爲一重槨所謂槨也爾雅曰槨槨梓所謂屬與大棺周而也凡棺用能濕之物衡亦當爲橫柱今小要柱或作漆或作榱以端題湊也其方蓋一尺

棺槨之制

槨棺一者槨也材亦能濕故次皮也槨唯一種故云一也諸侯無葦則槨親尸也所謂槨也

即前言君即位爲擇是也柅即檟木鄭引爾雅
曰檟柅一物二名名檟又名柅也 梓棺二者
柅棺之外又有屬柅屬棺之外又有大棺大棺
與屬棺並用梓故云二也則喪大記云屬六寸
大棺八寸也 四者皆周者四四重也周而也
謂四重之棺上下四方悉周而也唯槨不周下
有茵上有抗席故也 棺束者古棺木無釘故
用皮束合之 縮二者縮縱也縱束者用二行
也衡三者橫束者三行也 衽每束一者衽小

要也其形兩頭廣中央小也既不用釘棺但先
鑿棺邊及兩頭合際處作坎形則以小要連之
令固棺並相對每束之處以一行之衽連之若
堅束之處則堅著其衽以連棺蓋及底之木使
與棺頭尾之材相固漢時呼衽爲小要也 柏
樽者謂爲樽用柏也天子柏諸侯松大夫柏士
雜木也鄭注方相職云天子樽柏黃腸爲裏而
表以石焉

魯哀公誅孔子

魯哀公誅孔丘曰天下遺者老莫相予位焉
呼哀哉尼父注云誅其行以爲謚也莫無也相
佐也言孔子死無佐助我處位者尼父因其
字以爲之謚正義曰此一節論哀公誅孔子之
事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巳丑日卒哀公
欲爲作謚作謚宜先列其生時行狀謂之爲謚
檀

弔喪賓位隨主人而變

案賓位之法隨主人而變小斂之前主以未忍

既諫可議政未諫不可言君過

事君有犯而無隱注既諫人有問其國政者可
以語其得失若齊晏子爲晉叔向言之正義曰
昭三年左傳云晏子謂景公曰小人近市朝夕
得所求景公曰子近市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
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諫景公重刑
後及其聘晉與叔向言齊國之政將歸陳氏景
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是既諫得言君之過若
其未諫而害君過則不可故昭三年子大叔如
晉張趯與子大叔言云火星中而寒暑退此其

極也能無退乎未曾諫君輒言君德之退故傳
云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是其被譏也
魯昭公取同姓孔子不仕昭公旣先諫所以論
語稱孔子爲昭公諱而稱丘也過者聖人含弘
勸獎樂過歸己非實事也若史策書理則不一
若其良史直筆不隱君過董狐書趙盾弑君及
丹楹刻桷之屬是也若忠順臣則諱君親之惡
者春秋辟諱皆是故僖元年左傳云諱國惡禮
也

明器外有用器

謂明器之屬者案既夕禮除明器之外有用器
弓矢耒耜兩敦兩杆槃匝燕樂器甲冑干笮杖
笠屨等

柳帷荒內木材爲柳帷荒亦惣稱柳

案喪大記注云在旁曰帷在上曰荒帷荒所以
衣柳則以帷荒之內木材爲柳其實帷荒及木
材等惣名曰柳故縫人云衣屨柳之材注云柳
之言聚諸飾之所聚是帷荒惣稱柳也

四 曾子嘗辭卿故不得寢大夫之床

正義曰知齊嘗聘以爲卿者韓詩外傳云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既言輕其祿是不爲也但齊以相楚以令尹晉以上卿而鄭言齊嘗聘爲卿者以三國文連合帶爲注耳且相即是上卿禮云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故春秋魯僖公薨于小

寢譏即安也成公薨於路寢傳曰言道也他人
名己得呼爲大夫之稱而言天子若己不爲夫
夫則己所爲當湏依禮不得寢大夫之床也

或長婦爲娣弟妻爲妯不據夫年

案喪服小功章娣妯報傳云弟長也鄭注云
娣妯婦者兄弟之妻相名也長婦謂穉婦爲娣
婦婦婦謂長婦爲妯婦謂據婦年之長幼則不
據夫年之大小故成十一年左傳云聲伯之母
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娣穆姜魯宣公夫人

聲伯之母魯宣公弟叔盱之妻是弟妻爲妯又
昭二十八年左傳云子容之母走諸諸姑曰長
叔姒生男子容之母伯華之妻也長叔姒是伯
華之弟叔盱之妻是亦謂弟妻爲姒也皆不繫
夫身長幼

曰孔子爲大夫得有駟馬

駟馬曰駟者說文云駟旁馬是在服馬之旁又
詩云騏驎是中騶驪是駟驂在外也孔子得
駟馬者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八馬諸侯四

三士二古毛詩云夫子至大夫皆駕四孔子
身為大夫若依王度記則有一驂馬也若依毛
詩說則有二驂馬也

四孔子說驂於舊館惜車於顏回

顏回之喪子哭之慟慟比出涕慟則為甚矣又
舊館之恩不得比顏回之極而說驂於舊館惜
車於顏回者但舊館情疏厚恩待我須有贈賻
故說驂賻之顏回則師徒之恩親乃是常事則
顏回之死必當以物與之顏路無厭更請賣車

爲槁以其不知止足故夫子抑之

西孔子夢饋食不夢凶莫

言莫者以爲凶象正義曰時夫子夢見饋食不
夢凶莫也但莫禮既死之後未葬之前柩仍在
地未立戶主唯莫停飲食故云莫也

西弔服隨主人而變

几弔喪之禮主人未變之前弔者吉服而弔吉
服謂羔裘玄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裼
取則此裼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之後雖著朝

服而加武以經又掩其上服若是朋友又加帶則此襲裘帶經而入是也案喪大記云弔者襲裘加武帶經注云始死弔者朝服楊裘如吉時也小斂則改襲而加武與帶經矣武吉冠之卷也加武者明不改冠但加經於武喪大記所云亦據朋友故云帶經帶既在冑鄭注加武與帶經似帶亦加武者其實加武唯經連言帶耳

吉祭後弔服無文而有弔法

吉祭已後或來弔者其服無文除喪之後亦有

平法故春秋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櫬是也

、**四**賻布之餘分死者所矜

請班諸兄弟之貧者注以分死者所矜也祿多則與鄰里鄉黨

、**四**從母之夫舅之妻因甥爲文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注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也時有此二人同居死相爲服者甥居外家而非之正義曰言從母

及舅皆是外甥稱謂之辭故知甥也若他人之言應云妻之兄弟婦夫之姊妹夫相爲服不得云從母之夫舅之妻也

王肅以聖人之葬人與絕句

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注與及也正義曰王肅云聖人葬人與屬上句以言若聖人葬人與則人庶有異聞得來觀者若人之葬聖人與凡人何異而子何觀之

練衣外除正服不可變

練練衣黃裏縹緣注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
內縹爲飾黃之色卑於纁縹纁之類明外除正
義曰練小祥也小祥而著練冠練中衣故曰練
也練衣者練爲中衣黃裏者黃爲中衣裏也正
服不可變中衣非正服但承裏而已故小祥而
爲之黃裕裏也縹緣者縹爲淺絳色也緣謂中
衣領及袂緣也裏用黃而領緣用縹者領緣外
也明其外除故飾見外也

案此文小祥外義內有練中衣中衣內有

楊衣楊衣內有鹿裘鹿裘內自有常著櫛衣

四有禮有財無時弗行

子思曰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正
義曰謂若嫁母之家主人貧乏斂手足形還葬
己雖有財不得過於主人故下注喪之禮如子
贈綖之屬不踰主人

同治乙丑六月獨山莫友芝借讀過

禮記要義卷三終